

# 宗教與科技：應用資訊科技於佛法弘傳

釋妙曜、許惠美

佛光山寺、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

## 摘要

本研究透過探討弘法者應用資訊科技弘法之議題，試圖了解宗教與科技互動的現代意涵，採取質性訪談方式，選取三位資深弘法者做為研究對象，資料分析從科技的內涵、佛法弘傳與科技、資訊科技中介之宗教經驗三個主題加以切入，研究結果顯示：（1）弘法者以緣起法看待資訊科技，與工具理論的看法相近，將資訊科技視為是一種中立的工具，弘法者需要了解資訊科技並加以善用；（2）資訊科技弘傳有其便利性，但也帶來了挑戰；（3）科技中介的宗教經驗是屬於較虛擬的宗教經驗，資訊科技提供一個接觸佛法的管道，但是最終需要引導信眾回歸實踐與人群的實體經驗。

關鍵字：佛法弘傳、科技中介、宗教經驗

#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Dharma Propagation

Miaoyao Shi, Hui-mei Justina Hsu

Fo Guang Shan Monastery, Dept. of Applied Informatics, Fo Gu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attempts to understand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in the modern context by means of addressing the issu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Dharma propagation. Qualitative interview is adopted as the major research method. Three senior Dharma propagators a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Data are analyzed based upon three themes: nature of technology, Dharma propag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s media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re are three major results. First, Dharma propagators view technology as karma, and their view is similar to that of instrumental theory, which views technology as a neutral tool. Dharma propagators need to underst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make good use of it. Secon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Dharma propagation has its advantag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Third, religious experiences media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regarded as virtual. Th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vides a way of delivering all sentient beings, eventually believers will need to be led to the concrete experiences of practices and being with crowds.

Keywords: Dharma propagation,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religious experiences

隨著資訊科技的普及，科技對於人類生活產生全面性的影響，宗教生活自然也不例外。當宗教團體開始使用科技媒介的同時，科技進而形塑宗教活動、宗教經驗甚至宗教的意涵。對於處於宗教內部的人來說，他們不僅需要處理資訊社會中科技與人的議題，此外，現代化與科技化的過程讓他們開始面對一些以前不曾面對的基本宗教議題，本研究採取質性訪談法，訪談資深佛教弘法者，試圖就佛法弘傳的面向，探討資訊科技對於宗教的影響。

## 一、研究背景

佛法弘傳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在《釋迦譜》中提到，當初佛陀斷盡一切煩惱證悟時，深知正法的深奧難懂，眾生又被貪、瞋、痴、慢、疑之心所迷惑，而不能了解、接受，反生毀謗，因此佛陀心中生起入滅之心<sup>1</sup>，後由大梵天王勸請佛陀要為有福德因緣者與及願意傾聽、實踐正法修道的眾生，說解脫憂悲苦惱得喜悅的方法，最後由於大梵天王的勸請，佛陀因而起了大慈悲力而為有因緣的眾生宣說妙法，令眾生能夠遠離憂悲苦惱，由此展開了佛陀四十餘年的佛法弘傳（大正五十：36c<sup>2</sup>）。

佛法弘傳隨著歷史的演進，使用口語、文字至今以數位科技等媒介宣傳佛教教義。在佛陀的時代，弘法的方式以行腳遊化時的口語弘法為主，在《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談到：「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佛陀）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與大苾芻（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三萬六千，及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無量大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大正十四：404c）即知當時佛教弘揚是在廣大的空間，以口宣說佛法的方式進行，也就是口口相傳依記憶互相傳授，在這樣的口語文本弘揚方法下，偈頌<sup>3</sup>的形式是最適當的，在《瑜珈師地論》中提到：「後結集者，為令聖教久住，結「嚧陀南頌」（即「攝頌」的意思）」（大正三十：772c）。因為偈頌形式簡短有韻，很容易便能朗朗上口，讓佛弟子在口誦之時可以幫助記憶，但由於是口傳記憶，在口傳的過程中，會因為記憶力有限而造成傳誦的錯誤，如《佛祖統紀》卷五中記載：「阿難遊行宣化幾二十年。嘗至竹林中（即王舍城外竹林寺）聞比丘誦偈：「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時得覩見之。」阿難慘然曰：「此非佛偈。當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大正四十九：171a）。由於口傳的錯誤，而將「不解生滅法」誤記為「不見水老鶴」，諸如此類的口誤，在佛典中亦有記載。

<sup>1</sup>又作涅槃，即漏盡者捨肉身而歿，意譯為解脫意，喻苦火皆已熄滅。（《佛光大辭典》：265）

<sup>2</sup>此為佛典來源，大正三十為《大正藏》第三十冊之略稱，頁碼後英文字母a是上段、b是中段、c是下段。

<sup>3</sup>梵語「偈佉」的別稱。即佛經中的唱頌詞。每句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以至多字不等，通常以四句為一偈。亦多指釋家雋永的詩作。（電子版《漢語大辭典》）

直至佛陀入滅後開始有經典的結集，佛弟子開始將偈頌及會頌的內容，以文字抄寫於貝葉<sup>4</sup>上，結集成冊，例如：《華嚴經》、《阿含經》、《法華經》、《大般若經》等，但貝葉結冊後較為笨重，且抄寫要花費大量時間，又不易攜帶流通，因此僅只在僧院中的藏經閣裡存放以供僧眾閱讀，後來佛法傳到了中國，宋代印刷術的發明取代了歷代佛典手抄本的方式，因此佛典大量印刷，讓知識不再侷限於僧院，而能開始在社會大眾的知識份子中廣為流傳。

現今許多佛教團體紛紛於佛法弘傳上應用資訊媒體的優勢，首先是採用電子媒體包括電台、電視、電腦與網路等進行佛法弘傳。例如：戒嚴開放之後，有了電台廣播，出家眾在電台中進行弘法傳道；在有線電視興起時，佛教衛星電視台也隨之成立，播出的內容非常多元包含了法師講經、人間小品、素食烹飪、佛教新聞、溫馨劇場等；另外，現今網路發達，為使佛法弘傳無國界，開辦網路佛學院，起初是將佛法課程錄製成影音檔放置於事先架設好的串流伺服器上，以會員制的方式選課及上課，之後又實行遠距教學，透過電腦視訊方式，由法師準備教材上傳至平台上，以同步視訊的方式與學生進行教學活動，應用各種不同的資訊科技媒介進行弘法。

其次，弘傳內容也由原本紙本內容轉為數位內容，電子版佛學辭典就有《佛光大辭典》、《佛學大辭典》、《三藏法數》等，電子版的藏經則有 CBETA 電子佛典，佛光電子大藏經包含《禪藏》、《般若藏》、《法華藏》、《阿含藏》、《淨土藏》等，讓佛弟子及研究學者可以利用資訊設備對於佛典進行搜尋與研究。此外，將祖師大德的著作及講經說法內容以數位方式錄製播放，如將《虛雲文集》電子化、又或有《心經》、《菩提道次第廣論》、《八識規矩頌》、《百法明門論》等法師講經論的 DVD，供大眾方便聽法。再者，又為因應現今青少年的興趣需求，製作了許多佛教故事動畫，如：大慧集動畫故事、小沙彌看世界，又或有將《法華經》、《維摩經》製作成動畫，方便青少年學習。

## 二、文獻探討

為了能夠深入探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了解資訊科技對於佛教弘傳的影響，本節分別就科技的內涵、佛法弘傳與科技、資訊科技中介之宗教經驗三個議題進行探討。

### （一）、科技的內涵

---

<sup>4</sup>為物名，貝多羅葉也。印度之人以寫經文。慈恩寺傳三曰：「經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書之貝葉，方遍流通。」（電子版《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編）

Feenberg (1991) 歸納三種不同的科技論述，分別為工具理論 (instrumental theory)、實質理論 (substantive theory) 與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Feenberg (1999) 就中立與控制這兩個面向，對於此三大理論加以說明：

表 1、科技理論之屬性

科技是：	自主	控制
中立 (手段與目的完全分離)	決定論 (例如：傳統馬克斯主義)	工具理論 (相信進步的自由思想)
價值承載 (手段包含目的，並且形成一種生活方式)	實質理論 (手段與目的在系統上是連結的)	批判理論 (選擇多元的手段—目系統)

資料來源：Feenberg, A. (1999). *Questioning technology* (p.9). New York: Routledge.

工具理論認為科技是中立的並且是可以控制的，它認為科技本身並沒有任何價值取向，也無所謂的好與壞，科技乃是一種手段，它所產生的效果主要是受到人類意志的影響，人類可以控制科技的使用，使其服膺於人類的意旨。

批判理論乃是承襲馬克斯主義，認為現今科技的發展是階段鬥爭的結果，科技相關法令的制定是透過眾議協商的過程，人類是可以主導科技的發展，但是科技的內涵受到統治階級的控制，常常只是代表主流的意識形態，所以科技並非中立而且具有其政治性。儘管批判理論強調人類在科技發展上具有控制權，不同的文明應會發展出不同的科技物與應用，但是目前所面臨的是一個愈來愈同質化的資本主義文明，讓人質疑除了資本主義的科技文化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科技文化的可能性。

實質理論主要是處理工業社會及其後之科技議題，由於科技在當今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已經與以往不同，實質主義即是要突顯現代科技的重大影響。與批判理論相同，它不認為科技是中立，實質主義認為科技不僅是協助人類達成任務的工具，也是主要的意識型態與理性的依據。Habermas (1989) 延伸 Marcuse 的說法，認為 Weber 所提到的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與理性 (rationality) 是無法不受到科技與科學的影響，理性化的過程不只是實踐理性而已，更是在實踐一種與科技與科學相關的政治宰制，這種宰制不容易查察且有其正當性，構成當今社會的主流意識型態。

實質理論認為科技的本質是隱含於科技物中，但卻超越科技物，德國哲學家 Heidegger 在其著作《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中提到科技的本質絕非是任何科技物，透過科技物讓我們更能夠了解科技的本質，科技是一種文化形塑的過程，而科技建構之新文化系統將整個社會納入其宰制之中 (Feenberg, 1991)。這種意識形態並不是中立或是無政治性的，現代科技的本質就如同 Heidegger (1977) 所提到的 enframing 與 Ellul (1964) 所提到的 la technique，是一種效率考量的挑戰關係，期望以最小的支出產出最大的收益。此外，

實質理論認為科技物的發展受到科技本質的驅使，它的發展早已超出人類的掌控，人類在使用科技物的同時，是無法逃脫隱含於科技物中的意識形態。

科技化的過程是具有反思性，換句話說，人類在愈來愈多的事物上運用科技物完成，但也使得人類對於這些領域加以重新的定義。例如：開始搭乘更快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時，對於通勤與旅遊就有不同的看法，遠與近也有不同的定義。同樣地，使用大型精密機具開發大自然礦產，讓現代人於大自然採取一種「資源」的看法，以期得到最大的產值，但是在實踐這種考量的同時，也形塑人類定義自己做為人類的意義與價值，現今社會將人力視為「資源」而加以管理與運用，亦印證了此一反思的過程（Heidegger, 1977）。

科技的文化形塑力之廣大，涵蓋人類生活的各個面向，不論是社交、娛樂、教學、宗教、家庭等領域均面臨科技化的議題，科技化是一個文化形塑的過程，不僅是各領域重新再定義，亦是意識形態上的衝突與角力，一方面是倫理、美感等傳統考量，而另一方面是產值、速度等效率考量，處於科技化過程中的人們，面對傳統與現代價值的對立，不斷反覆思考這些領域的本質，究竟這是一場零和戰爭，還是有可能在其中找到一條折衷與解放的道路，儘管不同的科技理論有不同的臆測，但卻是科技化過程中值得深思的議題。

## （二）、佛法弘傳與科技

佛教對於科技的使用有其正當性的論述，認為科技的使用可以輔助佛法的弘傳，目前將科技應用於佛法弘傳之相關實證研究逐漸增加，其結果多對於科技抱持正面與肯定的看法。

### 1. 正當性

宗教在傳教活動中往往把科學技術作為其傳教的重要途徑與手段（馬忠庚，2005：152），並賦予其正當性，Saddhatissa（1971：36）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情況下，佛教從未意識到宗教與科學之間的衝突」。佛教的基本教義思想是緣起論，對於資訊科技的產生，視為緣起而有，並不會特別抑制或排斥其發展，再加上由於佛教有所謂的真諦與俗諦之出世間真理與世間真理<sup>5</sup>（佛光大辭典：244），因此佛教可以從俗諦的角度去承認科學的論述，而不產生衝突，反而重視科技，以此做為媒介，協助佛法做廣泛的弘傳。

科技對佛教來說，是成為菩薩者應學習的五明之一的工巧明，依據《瑜伽師地論》，工巧明即是為了能夠讓學習者學得事半功倍的本事。因此過去出家僧人飽讀經典、詩書，甚至把它運用在生活當中的待人處事及工作當中，讓寺院僧侶們具備教導大眾的能力，寺院如學校、僧人如老師，他們學習種種知識技能，並且善用現有的資源，來教導當時沒有

---

<sup>5</sup> 「世間」指的是世俗、凡俗之義，反之為出離世俗、凡俗，則為「出世間」。參閱（《佛光大辭典》：1524）

機會讀書的庶民，教導他們如何學習生活技能，並以巧慧的態度解決各種不同的問題、克服各種不同的挑戰，簡而言之就是開發學習者的創造力及思考力，因此弘法者不僅僅是傳遞知識，更要引發學習者對知識善加運用。

科技在佛法弘傳中扮演著達成目的的工具角色。聖嚴法師（2001）在《聖嚴法師與科技對話》一書中提到：

佛教重視科學，是為了輔助佛法的闡揚，…學佛的人如果沒有種種知識技術，生活便和社會脫節了，所以「道」和「術」必須並重，…實際上道術的術是指科技方法的意思。（頁162）

今日學佛之人，若沒有種種知識技術，其生活將會與現代社會脫節，因此「道」與「術」兩者應該要並重，才能運用科技輔助佛法弘傳，可見佛法隨著時代的進展，並不與科技有所脫離，並且充分融入社會文化中。星雲大師（2008：249）認為，在面對現代科技文明之時，資訊新知日新月異，佛法應該要現代化、生活化，且以佛法為體，融合世學應用，譬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與科學等來對當前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法，身為一個弘法者應學得世間一切知識，將佛法運用在生活中，並針對當前社會可能產出之問題，以佛法提出解決的方法，才能夠因應眾生不同根機說法，給予適當的法藥。

## 2. 應用科技於佛法弘傳之相關研究

科技應用於佛法弘傳包含教學與傳播兩個面向，均有正向的研究結果。在教學上，例如齋因法師運用電腦設計一套梵語電腦輔助教學軟體，透過電腦串聯、排序的功能，配合圖片、聲音，發展電腦動畫以輔助梵語的教學（釋自衍，1995：3），這樣的梵語電腦輔助教學，得以除去學習者在學習梵語時的恐懼感，並透過電腦不斷的重複檢索、展示功能，而有幫助學習者重複熏習的功效。此外，為深入經典之內涵，以往教學者會使用表解的方式作講述，讓學習者自我閱讀自製表解，王寶珍（2009）發現運用心智圖軟體作為佛典教學的輔助工具，讓佛典表解超越傳統平面化的限制，激發學生學習佛典的興趣，讓經文架構更清晰、理解更容易。

此外，科技應用於佛學傳播上亦有相關之研究，例如：吳美鳳（2006）在電視弘法滿意度研究中指出，電子媒體的視聽效果如臨現場，可信度極高，較於傳統媒體更有效果。吳宛倫（2001）探討宗教性節目之意義再現，研究結果發現傳播科技的力量，讓宗教以更迅速、更多樣化的方式弘傳給個人，進而影響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蕭竣元（2008）認為網路工具可為佛教提供三項的弘法的特性：（1）淡化神聖性，突顯人性對自我的影響；（2）降低神秘感，展現親和力；（3）改變傳統佛教色彩，改變社會互動的影響力。

雖然以上的研究成果都相當正向，認為科技在佛法弘傳上有所助益，但是學者還是提出相關的質疑，例如蕭竣元（2008）發現佛教網站缺乏神聖性，無法激起網友心中產生神

聖感覺，但是其研究並無深入探討宗教元素在電子媒體上的再現，是否能夠建立與參訪寺廟時相同的宗教情懷，或是網友對於宗教網站的關係是否只是便利滿足需求的關係等，這些科技化的議題並未加以著墨。

### 3. 資訊科技中介之宗教經驗

宗教做為一個學術範疇，主要是研究「宗教人所活的整體生命現象」（胡國禎，2002：10）。胡國禎（2002）認為就佛教徒而言，佛教的「教」，強調的是「教育」的教，佛教徒的生活是學習一種「解脫的生活」（涅槃）。佛教認為要而達到涅槃的境界是需要依靠文字等符號來達到中介，而提出「文字般若」，即是以文字等符號媒介，明白佛法，之後透過自我熟練、提醒、訓練等修練而達到「觀照般若」，最後達到內化的「實相般若」。佛法弘傳的目的是為了要讓信徒能夠開示悟入佛知見<sup>6</sup>，在資訊充斥的數位時代中，佛法弘傳的媒介與內容大量的數位化，宗教生活也為資訊科技所中介，傳統的弘法方式為現代科技所取代，如何從文字般若進而達到觀照般若與實相般若，乃是資訊科技中介所帶來的重要佛教議題。

宗教現代化的過程，出現大量資訊科技中介的內容，科技中介可能造成中介的質變。實質理論認為中介過程並不似工具理論所述是透明的、可控制的，就如同在口傳時代、印刷術時代與數位時代，不同的中介媒體影響社會的文化形塑，這亦包含知識的正當性（Lyotard, 1984）。中介媒介的選擇同時也是一種文化選擇，科技文明強化了某個文化面向，同時也化約了某些面向（Bowers, 1988 & 2000），當電腦成為一個主要的中介媒體時，僅有數位化並且可搜尋的內容才有可能被大量運用與交換，在媒介競爭之下自然削弱其他形式知識的重要性。

其次，隨著資訊科技的使用，主體性（subjectivity）更加地個人主義、以自我為中心（Bowers, 2000）。現代社會「宅現象」的意涵，不僅是面對面社交與網路社交的消長，也是人我溝通中所強調之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弱化，Ong（1981）認為由於數位溝通中的數量與速度已超越人類的荷負，因此要建立互為主體性以達成溝通是有其困難，除此之外，資訊世界中人我關係不斷強化個人主義的世界觀，例如：Bowers（2000）在分析教育軟體（如：DynoPark Tycoon、Storybook Weaver等）時，發現這些軟體並沒有把歷史與文化比較的視野納入其中，而是讓使用者依其所好，安排虛擬世界中角色的做為，玩家可以說是虛擬世界的主宰，一個按鍵可以創造一個生命，但是另一個按鍵也可以輕易的毀滅一個生命。就如同目前網路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網路廟宇，信徒可以安排祭拜供果，在線

---

<sup>6</sup>指諸佛如來照見諸法實相妙理之知見慧解，乃透徹了達諸法實相之真知真見。而如來出世之一大事因緣，即在為眾生而「開啓」佛之知見，「示導」佛之知見，欲令眾生「了悟」佛之知見，並令「證入」佛之知見，還其本來清淨面目而不復迷失。（《佛光大辭典》：2637）

上進行祭拜儀式，希望神明能夠協助完成其心願，但是當心願沒有被實現時，就又換另一個網路廟宇，互為主體性的神我溝通，在此為個人意志所取代。

再者，科技中介帶來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乃是真實與虛擬分野，隨著大量與高速的訊息流竄於生活之中，這些符號與它指稱的聯繫愈來愈微弱，如何在虛擬世界中建立真實性亦是現今宗教一個重要的挑戰。法國社會學者 Baudrillard (1983) 認為在資訊社會 simulation (模擬) 是符碼掌控 (code-governed) 時期的主要架構，現今符號不再指向任何真實，它與真實發生了斷裂，符號進而生產了真實 (劉平君，2011)。就如同以往佛教的宗教儀式中以牌位來代表逝者，以燃香代表生者與逝者之間建立的連結，但是現代的宗教使用電子牌位，以投影的方式代表實體的牌位，隨著畫面上不斷的切換，並可能與其他符號進行排列組合而用於其他情境，這些符號產生異於原本所欲傳達之宗教經驗。

由於資訊科技的中介，人類的宗教經驗已不同於以往，在佛法弘傳上如何從文字般若，透過目前數位化的媒體中介的宗教經驗，引導信眾進而培養觀照般若與實相般若，乃是現代弘法者需要去思考的議題。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宗教與科技的關係，透過質性訪談的方式，探討弘法者對於科技、資訊科技應用於弘法、科技中介之宗教經驗的看法。

####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訪談法做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由於弘法者對於應用資訊科技從事佛法弘傳的體會會因弘法者獨特的背景及脈絡而有所不同，透過質性訪談的方式可以瞭解受訪者與其所處的脈絡。訪談問題採用三段式訪談法的方式設計 (Seidman, 1991)，首先聚焦訪談者之生命歷史，了解訪談者的弘法歷程與方式等經驗細節，之後詢問訪談者對事件的看法及省思。訪談問題採半結構式之訪談型式，先設計訪談大綱，並以較具彈性的方式進行訪談，以瞭解弘法者對於應用資訊科技進行佛法弘傳的情形與其體認。

#### (二)、參與者的選取

為了符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訪談對象的選取採取目標取樣 (purposeful sampling)，選取三位符合以下條件之參與者：

1. 目前正在從事應用資訊科技於佛法弘傳之規劃者及執行者。
2. 具有三年以上參與、使用資訊科技進行佛法弘傳之經驗。
3. 已在佛門修行達十年者。

研究者透過同儕師兄弟之協助，推薦符合本研究參與條件之弘法者，親自至其弘法現場與弘法者接觸與了解，對訪談者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內容，在徵得同意後才開始進行訪談，共有三位法師參與本研究。

###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訪談法的方式進行，每位訪談者共訪談三次，每次約五十分鐘至一個小時，訪談時使用數位錄音筆錄音，訪談後將訪談內容轉謄為逐字稿，之後再使用質性資料分析軟體 MAXQDA 加以編碼後，再進行後續之分析工作。

### **(四)、研究真實性**

本研究參考 Lincoln & Guba (1985) 透過以下三種方式確保本研究之真實性：

1. 同儕回饋法：研究者在獲得初步研究結果時，便廣泛地與同儕及同門法師交換意見，互相討論，根據同儕的回饋情形，確認詮釋與分析的正確性。
2. 成員檢驗法：研究者請訪談者協助檢核詮釋與分析的正確性。例如：在謄打完逐字稿後，將逐字稿寄回給受訪者，請受訪者確認逐字稿之正確性，並於結論書寫完畢時，將撰寫內容再寄給受訪者審核，並請受訪者給予回饋及修正。
3. 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研究者在撰寫分析時，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做為佐證，以增加本論文之真實性。

### **(五)、研究參與者**

參與本研究之三位法師分別為法華法師、般若法師與金剛法師（均為化名），由於他們對於應用資訊科技弘法的脈絡並不相同，分別就三位訪談者之「對弘法的使命」、「學習資訊科技的歷程」及「資訊科技的應用」三方面加以說明。

#### **1. 法華法師**

法華法師是三位參與者中年紀較長的，她於 1983 年出家至今已有二十餘載。她認為站在佛弟子的立場來看，弘法者是為使正法久住世間，且「當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鐘」，只要還有被利用的價值，就要全力以赴弘揚佛法。早期由於資訊科技較不發達，法華法師是因為工作才學習使用資訊科技，學習時也是斷斷續續，法師接觸最多的是文書處理軟體，後來又因為工作轉至電子大藏經的作業，因而開始學習較為複雜的軟體程式。法華法師資訊應用的部分包括教材數位化、遠距教學、大藏經的電子資料庫等，她自覺自己的科技應用並沒有很專精，但由於應用資訊科技可以使弘法更為便利與普及，因此法師努力的承擔與學習。

#### **2. 般若法師**

般若法師於 1999 年出家弘法，至今已有十餘載。她認為弘法者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與弘法相關，弘法者需要不斷充實與學習，然而弘法需要群策群力，光靠一個人是無法完成，是要眾緣和合而成，以集體創作的方式弘揚佛法。般若法師屬於中生代的弘法者，面對科技一點都不生疏，在大學時就因為寫論文而使用 SPSS 統計軟體，另外在就讀大學時曾修過計算機概論，學過 BASIC 程式語言，因此對於電腦科技非常順手，後來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常需要使用資訊科技，例如早期為出版報紙之故，就使用電腦軟體編輯與排版，後來進入社區大學服務，則引進遠距教學，以減少學習者舟車勞頓的時間並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在社區大學擔任教務長的期間，般若法師認為由於自己的資訊科技專業不夠，在請廠商建置伺服器時，網址被盜用，而有不愉快的經驗，但法師仍對資訊科技的應用抱持著很高的期許。

### 3. 金剛法師

金剛法師是參與者中惟一的男性，也是三位當中最為年輕的一位，高中時就出家了，從 1999 年出家至今約有十餘載。金剛法師認為從宗教弘傳的角度來看弘法，重點還是在心性的養成與行為的改變，做為現代的弘法者應該要跟隨科技的潮流不斷地學習，才能以多元化的方式弘揚佛法。由於是較為年輕一代，因此從小在佛門多少學習到電腦科技的課程，並在佛學院畢業後，被派往日本學習動畫，法師對於網頁設計、動畫設計、廣告設計都很有興趣。金剛法師主要應用資訊科技於網頁製作，法師在第一份工作是負責無線電視台的網路規劃及製作，包括新聞網、購物網及節目資料庫，對於繪圖軟體、網站與網頁設計都相當熟悉。金剛法師認為資訊科技對佛教弘傳而言，仍較為新穎，但可應用性很高，只要能夠全力配合、大力支持，相信佛法弘傳與資訊科技會更契合。

##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中從三個主軸進行分析，分別就弘法者對於科技的看法、資訊科技應用於弘法的情形、科技中介之宗教經驗加以說明。

### （一）、弘法者以緣起法看待科技

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在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越顯重要，弘法者認為資訊科技與現代生活是無法分割的。般若法師提到：

你說什麼時候會用到〔資訊科技〕，這些東西其實已經算是我們生活裡面的一部份了，你根本沒有辦法跟它切割。（訪般若 100318-14）

現在多媒體的設備其實是很方便，所以也該講說其實不是只是道場多媒體的方面，而是多媒體這種東西好像已經成為家庭生活。（訪般若 100208-31）

般若法師認為，如此一個資訊科技充斥的世代，是無法有不面對它的可能性，資訊科技已經融入生活之中，是人類生活中無法切割的一部分。

為讓佛法走入現代社會，弘法者認為應將科技與佛法結合，資訊科技乃是佛法弘傳的得力助手。法華法師提到：

其實科技的存在可以幫助佛教現代化的弘揚，而且佛教要弘揚必須要跟時代的科技做結合，所以無形中，科技可以幫忙佛教的弘化，這是我們非常肯定的，另外就是佛教本身如果沒有靠科技，恐怕也走不出這個時代，也不能為現代人所接受。（訪法華 100602-12）

為了讓佛法能夠進入社會，與社會大眾溝通，佛法弘傳不能脫離現代人所使用的資訊科技。既然現代人都使用資訊科技已成為既成的事實，做為弘法者基本上是順應社會上的現象，去找到與他人溝通的管道。般若法師說：

我們是用這些新的設備，為什麼會用這些東西？因為，社會已經存在這些現象了，不是我們去發明出新的方式，而是這已經是現在社會的一個存在的現象，所以我們也不過就是順應這個現象，我們只是去跟現象當中的這個族群，去跟他有一個溝通的管道。（訪般若 100318-18）

弘法者與資訊科技的關係，並非來自於弘法者主動去建構一個新的溝通模式，而是順應信眾們的使用習慣。

受訪的三位法師們一致認為：資訊科技對佛法的弘傳而言，是一個工具、一種溝通的媒介，方便弘法者應用在佛法的弘傳上，他們說：

它（科技）就是一個工具，它就是一個管道，它就是一個平台，它就是一個媒介。（訪般若 100208-79）

我們應用現代文明的產物，本身我們只是一種權巧方便，把它〔科技〕當作工具。（訪法華 100220-44）

它（科技）絕對是一個工具，它不會是主導，但是它做得好的話，它可以把這個傳統發揚光大。（訪金剛 100221-34）

就弘法者而言，利用當代的科技文明，以種種方便將佛法弘揚，然而這樣一個工具、媒介，是一種配合大環境因宜而變、因時制宜的工具，而工具之所以為工具，主要是扮演輔助的角色，而非主導佛法弘傳。

弘法者以佛法義理的角度詮釋科技，認為科技是一種緣起法，因緣<sup>7</sup>生而有，因緣滅而無。金剛法師提到：

在每一個過程當中，它會有它的因緣存在，現在因緣成熟了，過去沒有人做，現在大家注意到了，現在開始做了。（訪金剛 100318-18）

以前在佛法弘傳上不使用科技，主要是因為因緣不成熟，現在因緣成熟了，大家就開始使用科技。

---

<sup>7</sup>因與緣的並稱。從果相來說，因是果的主要條件，緣是果的次要條件，故說因緣和合所以產生果。（參閱《佛光大辭典》：2301）

就緣起法的觀點來看，科技本身無所謂的好壞，其論述與工具理論的說法相近，把科技視為是中性的工具。法華法師說：

如果站在緣起法來說，它（科技）本身就是中性的，它沒有所謂的好壞，好的部份你可以把它應用得非常好，可是你把它用在壞的方面，它確實可以引發世界戰爭，它因緣所生啊！（訪法華法師 100220-52）

科技本身是被動地受到使用者的影響，資訊科技是因時代因緣而產生，因此沒有所謂的好與壞，好壞的部分端視使用者的動機與使用方式。此外，弘法者認為人在使用的過程中，有能力可以自我選擇、判斷，選擇資訊科技對其有利的面向，例如法華法師說：

我說資訊科技本身如果在緣起法來說，它沒有所謂的好壞，它因緣所生啊！問題是應用的人的心念在哪裡？動機目的為何？對我們一個應用科技來弘法的人來說，我只看到它的用，它的另外弊端我可以不要啊！我是選擇性的啊！我為什麼要全部全盤吸收呢？誰叫我全盤吸收啊！沒有人叫我全盤吸收啊。我只吸收好的啊！我覺得哪一方面適合我，我就取那方面就好啦。（訪法華 100220-54）

因為人們的使用的心念、動機目的而有好壞或善惡的結果，但對一個弘法者來說，重點在取用資訊科技好的那一部份，讓它的應用可以協助弘法。

由於對於科技採緣起法的觀點，弘法者認為科技可能會帶來不好的效果與風險，因此強調「善用」的重要性。金剛法師說：

這個東西真的很有趣，就是說網路啊，是一把刀子，是兩面的，它可以解決問題，也會給自己製造問題，萬一你拿捏不好的話會出現的問題，所以基本上它〔科技〕是雙面的。（訪金剛 100221-38）

弘法者認為科技有善與惡的可能性，但是這是人類需要去學習與駕馭的，而不是責備資訊科技的不好。金剛法師說：

對我來講它〔科技〕並不會影響弘法，而是我們怎樣去思考，是我們有沒有想到的問題，而不是說它會帶來什麼負面的影響，因為我剛才所講到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就是整個的操作，而不能因為個人的無知而責怪科技的無能，科技絕對會是跟著人走的，然而通常是人的問題，因為人沒有想到科技要怎麼來運用，來說科技不好是錯的！應該是說人要怎麼去善用這些科技來做為利機，來發展它的本質。（訪金剛 100318-40）

由於科技的效應由人來決定，因此「善用」科技成為弘法者所需要的能力，例如般若法師提到：

就是說工具都不是問題，我剛講「善用」，一個能夠善用工具的人，他可以把工具發揮得淋漓盡致，發揮到很大的功能，真的可以達到度眾的效果，可是一個有任何一點心術不正的，他也能夠把你的工具用到傷害很多。（訪般若 100318-42）

換句話說，科技不是問題，主要是人如何善用科技，若把科技發揮到最好的狀態，就能達到弘法的效果，但若只要動機不正，再好的資訊科技都可能產生種種問題。

儘管「善用」的概念是弘法者希望與科技建立的關係，但是他們也認為要控制科技的成效，實有其困難。例如般若法師說：

我們也不是要控制它（科技），但是我們必需要了解它，乃至於把這個因緣能夠發揮到最好的，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會碰到一些可能是在這當中不太好的狀況，那我們怎麼有效的去把這種狀況降到最低，乃至於說怎麼樣能夠透過這個，我們自己對工具應用的維護，也能夠保持這個平台，就好像家裡面要打掃，反正就讓它正常就好。（訪般若 100603-24）

透過對於科技的了解，才能夠善用科技，弘法者認為當中有可能會碰到不可避免的狀況，而產生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例如，法華法師憂心的提出，科技本身有著少部份的副作用，而這現象是時代進步演變所產生的必然現象，他說：

科技本身當然也有副作用，世間上沒有一件事情是能夠百分之百完美的，因為好壞都是各一半。那你說科技的弘揚過程裡面也會產生一些負面的，比方說，現在我們科技很發達，所以每一個人都在網站上面找資料很方便，可是因為方便，因為網路上面連絡而產生人際間的問題，或者一些宅男宅女的自閉，或者是不學習人群溝通，也會有這些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時代本身在進步的趨勢裡面必然會有的現象。（訪法華 100602-12）

法華法師認為世間好壞都各佔一半，科技的產生對社會的幫助是正面肯定的，它讓人們生活更便利，讓社會進步，但仍然會有副作用產生，由於電腦網路世界的吸引造成許多不擅於溝通的宅男與宅女，沈迷於網路的虛擬世界，逃避現實世界中人群的互動，造成社會新一代的人類人際之間出現問題，這些現象是時代進步必然會產生的。

弘法者認同資訊科技已是現代人生活中無法切割的一部分，使用科技弘法是讓佛法走入社會的一種方式，然而佛法弘傳並非主動地建立一個溝通模式，而是順應信眾的使用習慣，對於弘法者來說，資訊科技是一種工具與媒介，它的出現乃是因應社會大眾的需求，弘法者認為科技是一種緣起法，因緣生而有，因緣滅而無，與工具理論相近，認為方法與目的是分離的，把科技視為是中性的工具，其本身並無所謂好壞，因此對於弘法者而言，善用科技是非常重要的，透過對於科技的了解，才能夠將因緣發揮到最好。

## （二）、資訊科技讓佛法弘傳更便利，但也帶來挑戰

佛法弘傳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旨在將佛陀的生活智慧分享給大眾，而弘法的方式卻會依時代的不同及需求而改變，從口語流傳，至印刷術以書本文字流傳，一直至今應用各種電子媒介的科技弘傳，與工具理論的看法一致，認為目的與方法是分離的，弘法者認為儘管弘傳方式不同，但佛法的本體仍舊沒有改變。法華法師說到：

我們可以發現佛法本身的相容性很高，就是它的主體是不變的，可是它在每個時代的弘傳裡面都用各時代的文化來弘揚，弘法的意義是什麼？其實就是：第一個，使正法久住，第二個，我們如何讓佛陀的智慧幫助一切需要幫助的人，另外就是我們如何讓佛法可以讓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幸福快樂。（訪法華 100220-32）

不管應用什麼樣的傳播方式，弘法者認為佛法弘傳的目的並未改變，只是多了現代社會的權巧方便，法華法師肯定的說到：

〔弘法的目的和〕意義是一樣的，但是我覺得權巧方便多很多，你看玄奘大師西行求法要走八百里的流沙，現在不用了，飛機飛過去就到了，對不對，還有以前的人要聽聞一個佛法他必須要到寺廟裡面去，而且寺廟都在山林裡面很不是方便，可是現在到處都有人講經，有錄音帶、錄影帶、佛學講座，就是說非常的普及，所以其實資訊科技對現在弘傳上面是很有幫助的。（訪法華 100220-33-36）

這些時代所產生的科技讓信眾在聽聞佛法上得到很大的便利及幫助，也多了很多不同的選擇，這些均是協助佛法更加普及。

弘法者認為弘法目的與意義上仍是不變，只是弘化方式更為多元化，使用社會大眾所使用的資訊科技是一種順應時代文化的方式：

其實只是我們現在有更方便的工具來幫助我們教學〔弘法〕，那其實本質是一樣，不過就是教材的應用，他的本質其實是一樣的，所以我可能會用一些影片，過去講故事我要自己講，對不對，現在有很多人在故事，我把人家的故事拿上來，也許是一個影像影音檔，有各式各樣的呈現，只是我們現在可以使用的素材更多元，更多變化。（訪般若 100208-113）

第一個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弘揚佛法，第二是弘法內容是一樣的，只是接下來我們所承接的科技是什麼而已？可能第一代是投影機，第二代可能是手機，第三代可能是 3D 電影院，它〔工具應用〕是一個過程。（訪金剛 100318-10）

弘法的目的的一致，弘法的內容不變，只是所承接及應用時每個新時代的文明產物不同，藉由這樣的過程，讓每個時代的弘法方式多點變化，以能適用於各個時代。由於時代演變所產生的不同科技應用對弘法者來說是一種方便，金剛法師說：

所謂的科技，拿來應用，拿來達到人類生活上的便利，當初沒有 CD 的年代，大家都用卡帶，所以其實現在當我們拿起 CD 的時候，其實這就是時代的更進，這個部份就會變成弘法當中的一個緣，有了 CD 後資源就更能夠廣泛應用。（訪金剛 100603-12）

科技可以達到人類的便利，而這科技也成爲了弘法當中的一種工具，因此有了這樣的工具，佛學資源的流動上就更爲廣泛，弘法相對更爲便利。

弘法者認為運用資訊科技於佛法弘傳上，可以帶來三大好處，首先資訊科技提供很大的便利性，修改內容與資訊傳遞上都相當便利，例如般若法師認為：

過去教學，不管怎樣講，對於一個教學者來講，他總是要有教材，過去是寫黑板、一支筆，現在可以不用，現在用投影機，而且過去的資料手寫更改很麻煩，現在都是直接電子檔打下去，所以你的資料存檔乃至於你要做修改、你要做增減都很方便，同時你丟這份資料給學生，他也很方便。（訪般若 100208-113）

對一個教學者而言，最重要的教學工具就是教材，過去沒有資訊科技的普及發展，教學者使用黑板、筆與紙進行教學，而今有發達的資訊科技，教學者可以使用投影機、電腦等，乃至使用數位教材，不管是學生或者教師都可以很便利的整理、使用資料，這樣一個工具上的差異帶來很多的教學便利。此外，現在的網路可以加強與信徒的交流，應用網路可以很快地蒐集到相關的資訊，例如金剛法師說到：

以現代的人來講，大部份的人在參觀完寺院的平安燈後，回去就會立刻在部落格中寫說春節很棒或春節不好玩等，他們會講哪裡的殿堂有問題，我們就能從中得到回饋，因為我們不可能是攔在門口，訪問他說你對本寺院花燈有什麼感想，這個年代已經過了。（訪金剛 100221-42）

金剛法師認為，現在已是應用科技的時代，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更能了解信眾的想法，也讓寺院不斷修改與進步。

其次，資訊科技提供多元的感官呈現，能夠補足傳統弘法方式之不足，讓聽眾更能夠理解弘傳的內容：

假設說老師的教學可以透過 PowerPoint，有一些視覺的教學，一般圖片啊，或者是一些聽覺的教學，或者是音樂，當然對學生來說，在學習上面會比較好，乃至也比較多元化，跟學生的互動也比較容易進入那個教學的情境。不然有時候都只有看到文字。（訪法華 100318-16）

我最近在研究那個 Google Maps，我發現到，假設我要談佛教史的發展，Google Maps 的技術其實就很好用了，我可以把時間直接拉到那個現場環境裡面去，所以事實上這些東西對於一個聽眾來講，你看我今天要談印度的八大聖蹟，從佛陀的一生介紹他，我可能想要帶同學們去現場看一下，只要我有這個工具，其實我可以馬上把這個時空拉到那個點上面去，以現在的科技來說其實是已經可以做到像這樣，像這樣的一種境界。（訪般若 100318-8）

不論是多元媒體的使用或是利用實境的影像，比起傳統的口語弘傳來說，能夠增加弘傳方式的多元性，並增加弘傳的互動性與成效。

第三項便利是應用資訊科技弘法可以擺脫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讓更多人可以透過科技的媒介認識佛法，例如將遠距教學應用在弘法上，可以讓在地域上移動不方便的人學習佛法，也因此佛法可以更廣泛的普遍弘傳：

如果從一個正面的角度來說，有些人確實沒有辦法到寺廟，也沒有辦法接觸到出家人，可是他能夠利用資訊科技給他一個得度的因緣，不是也很好嗎？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從一個佛教正面的傳播上面去做思考，因為有佛教跟科技的結合，才能夠把佛法遍及我們一般人沒有辦法走到的地方跟人群，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去思考。（訪法華 100602-12）

一方面用這種所謂幻燈投影的方式，等於是對聽眾來講他多了一項工具可以幫助他們理解主講者所講的東西，但另外的角度來講，他〔弘法者〕運用這些素材，其實是增加就是說族群，譬如說，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不侷限在一時一地，那個空間當中，一定要到那個現場，一定要人、事、時、地、物俱全的時候才有辦法聽聞佛法，而是你即便今天沒有在那個時空當中，可是你有這個錄音帶，有這個黑膠唱片，你一樣可以，你只要有一個播放的工具，一樣可以在不同的時空當中，一樣可以聽到佛法。（訪般若 100318-8）

資訊科技的應用正是符合佛陀為度一切眾生的大願，佛教弘傳與科技給合可以讓更多人藉由科技親近與聽聞佛法。

儘管應用資訊科技弘法有其便利性，但是弘法者在使用的過程中，也發現到一些缺點及問題，曾經負責遠距教學業務的法華法師就發現，遠距教學時師生常缺乏面對面互動時的即時性：

通常遠距教學最好的一個方式，就是上課的當下有學生，然後同時也開放遠距教學，因為你在現場互動的當下，很可能現場學生的一些問題，跟其他地方同時接收到遠距教學的學生的問題，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相同的。因為你在講的過程裡面，你會透過現場學生的問題，了解他們是否了解你講的內容，或者你要增加什麼會比較有互動，也比較會馬上會捉住學生，從表情，從問題裡面去了解他們的問題點在哪裡？可是遠距教學它是沒有辦法的。（訪法華 100318-10）

雖然遠距教學有其便利性，但是由於是採取視訊的方式，老師對於學生了解的情形比較不容易掌握，因此無法根據與學生的互動，適時修正教學的重點，造成可能只是老師單方面的講授。

其次，由於資訊科技提供影音等多元感官內容，相對地也增加模糊焦點的可能性，因此如何能夠使用資訊科技確切地傳達訊息，對於弘法者來講是個很大的挑戰，般若法師提到：

我覺得是需要性的問題，就是說當我們要這樣子去用這樣子的工具的時候，我們就是說，我在評估我是不是需要像這樣做事，我的評估點在於說學生，假設今天在這一堂課當中，他看到那個點的時候，他從這個當中他能夠吸收什麼東西，跟我今天所要表達的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他只記得八大聖地的美好，但他卻忘記了我本來要傳達的，就是我不能模糊焦點啦！我怎麼樣能夠扣緊我所談論的主題，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的。（訪般若 100318-8）

般若法師認為，科技的應用主要視需要而定，決定權在於弘法者，也就是佛法弘傳時是否需要借助資訊科技，需要評估佛法的內涵與學習者的狀況，要能夠達到教學的效果，扣緊主題並且不會模糊焦點。

金剛法師認為，弘法應用資訊科技，有兩個困難點，一個是回到個人心性的部份，另一個則是關於資金的問題，他說：

弘法者會站在一個宗教的角度上面來講，它有沒有回歸到心性的部份去做考慮，也許這是一個困難點。第二個困難點在金錢，這個是非常現實的，這個科技除了一些公開的軟體的部份，還有硬體上面的投資，其實往往會造成很多人對資訊弘法的困難的來源，其實就是錢的困難。（訪金剛 100603-14）

金剛法師認為，資訊科技弘法僅是一個初階的接引，在回歸心性的部份，是要由個人將佛法融入生活實踐才能體驗與體會，這點可以呼應之前般若法師所提到的模糊焦點的說法，換句話說，佛法弘傳的目的是心性的提升，因此重點在於如何能夠應用資訊科技培養心性。另外，對弘法者而言，由於所能應用的資金皆從十方大眾而來，因此要有大筆的資訊設備及軟體投資，常會有資金募集上的困難。

法師們認為科技弘法只是媒介上的改變，弘法的目的與意涵不會因此而改變，採用資訊科技弘法乃是順應時代的方式，弘法者認為運用資訊科技弘法可以帶來三大好處，首先數位內容在內容修改與資訊傳遞上都相當便利，其次資訊科技可以提供多元的呈現方式，提升內容的理解程度，第三是資訊科技弘法可以擺脫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讓更多人可以認識佛法，但是在科技弘法的過程中，法師們也看到了一些困難，例如：即時性欠佳、模糊焦點與設備上高額的支出等。

### （三）、科技中介的宗教經驗必需能夠引導信眾回歸實踐與人群

傳統弘法方式，例如：法會儀式、講經說法、誦經拜佛等，漸漸開始以資訊科技的方式替代，虛擬寺院也漸漸出現於網路世界中，如：線上點燈、禮佛、上香、講經等，在使用資訊科技弘法的同時，弘法者本身也對於科技弘法的定位進行反思，就三位法師而言，佛法的體驗，是需要了解與實踐並行而有，在學習、了解佛法後，便要應用於生活中去實踐、修行，才能真正對佛法有所體悟，如何提供了解與實踐兩者兼具的宗教經驗，成為弘法者應用科技弘法時的主要考量。

三位法師中以法華法師在僧團資歷最久，且培養僧伽人才二十餘年，他認為傳統寺廟提供目前現代科技所難以提供的宗教情境，他說：

在傳統寺廟裡面，有一些部份恐怕是科技沒有辦法代替的——宗教情境（訪法華 100318-30）

人必須要透過形象、儀式，才能夠達到心靈的淨化，因為現在不是每一個人境界都很高，你叫他看著電腦然後上燈祈福，現在有電腦上面點燈嘛，然後他就可以從這沒有生命的東西裡

面，沒有實質的東西裡面，擬人化的東西裡面，產生他的宗教情操，我覺得不可能，…我們必須要靠我們的六根<sup>8</sup>，六根接觸六塵境<sup>9</sup>的一些視覺、聽覺、觸覺、感覺，來引發自己內心的心靈淨化，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宗教情境恐怕應用科技是沒有辦法替代的。(訪法華 100318-34) 在傳統寺廟裡，宗教儀式透過人類感官上的接觸與實踐提供了一個心靈淨化的機會，就法華法師而言，這種情境是無法科技所無法提供的。但中生代的般若法師則有不同的想法，他認為宗教情操與從哪個管道接觸佛法並沒有直接關係，重點在於接觸者的需要，雖然宗教情操並不容易產生，但是科技中介的經驗還是有可能引發宗教情懷，他說：

你說網路上的寺院可不可以啟發一個人的宗教情操？假設如果他今天在網路比方說，他的工作跟生活就是一台電腦，可是呢，他雖然是接觸一台電腦，但他一樣透過網路學習，那麼他對他自己的生命有沒有不同的看法，只是現世生活當中他沒辦法脫離這些東西，可是在某種程度來講，他應該也有一些宗教的情懷。(訪般若 100318-22) 學習者會因為需要而選擇學習模式，但也可能在某一個學習模式中有所感觸，而產生出一些宗教情懷，以資訊科技學習佛法者亦可培養宗教情懷，年輕一代的金剛法師亦認同般若法師的看法。

對於目前佛教法會所使用的電子牌位，將一些生者消災或亡者超薦所用的牌位，以數位檔案的方式進行投影，讓參與法會者可以從電腦跑馬燈的方式查閱牌位，對於這種新進的宗教經驗，弘法者認為是需要根據信眾與活動的需求做考量，科技的使用是可以討論的，例如般若法師提到：

我覺得這個當中有很多的空間可以討論，我對這個抱持的態度還是需求，有人需要，只是我們需要評估的就是說，我們做這樣的電子牌位，類似像祭祀的活動，這種類型的活動，它本身的宗旨、目的是什麼？你還是必需要達成這個目的。我們今天辦一個法會，對於一個先靈的超薦，或者對於說冥陽兩利的一種供養，這類型的法會活動，透過大眾誦經的力量，不管是生者的安慰也好，亡者的慈悲給予一種因緣，讓他們能夠有好的去向，我覺得應該要回歸到我們這些活動的本身精神目的宗旨…只要扣住我們的精神跟理念，這樣的工具應用其實是可以討論的。(訪般若 100603-26)

畢竟在一個傳統弘法的架構來講，在一個傳統的宗教儀式來講，我們要思考的第一個還是安定人心啊！那個有很多人在問啊，那我的祖先是往生到哪裡？往生到網路嗎？那他是聽到哪裡去？那投影上去那我的祖先他到底會去到什麼地方？因為他有上升啊，但是沒有感應啊，…，我們可以站在另外一個層面來講，它沒有辦法符合這個年代的人的需求。(訪金剛 100318-10)

科技的使用要回到所欲達到的目的，如果能夠符合目的，何種工具的使用就不是那麼重要了，重點在於是否符合需求。

儘管弘法者對於資訊中介所提供的宗教經驗有不同的看法，對於科技的使用多採取需求的角度，他們均認為資訊科技弘法最終的目標是讓信眾回歸到人際互動的真實經驗。年長的法華法師認為應用科技或可表達佛法中一般很難去了解的情境，進而激發信眾的動機與興趣，但是虛擬的道場還是無法代替實質的道場：

<sup>8</sup>根為認識外境的器官，六根也就是：眼根（視覺器官及能力）、耳根（聽覺器官及能力）、鼻根（嗅覺器官及能力）、舌根（味覺器官及能力）、身根（觸覺器官及能力）、意根（思惟器官及能力）。(《佛光大辭典》：1284。)

<sup>9</sup>因六根接觸外境所產生六塵，進而造成身心昏昧暗鈍。(《佛光大辭典》：1298)

在應用科技裡面可以從擬人化，或者是說從擬人化的角度就是虛擬的，在虛擬的空間裡面，他的發展應該是很寬廣的，所以它不只有虛擬的道場，我覺得我們的生死輪迴，也可以在科技的裡面做虛擬，我們生死的情境也可以用虛擬，這個虛擬裡面，無形中就是會觸發人本身去感受這個問題，或者是他從來都沒有去接觸，去了解。我剛才說，我個人的看法是它可以做一個媒介，引發他的動機，引發他的興趣、愛好，而能從實質上到道場，或者去加入宗教的活動，但是你說完全虛擬的道場裡面代替實質的道場，這個恐怕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需要努力〔笑〕。（訪法華 100318-38）

就法華法師而言，從科技中介的宗教經驗到實質道場中的宗教經驗是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但是中生代的般若法師則認為網路世界亦有其必要性，但是重點在於接引信眾回歸至真實人生，而不致於混淆虛擬與真實的經驗，他提到：

有需要的人他就會從這〔網路世界〕裡面去找到。但是你絕對要保留一條路讓他能夠走到真實的道場裡面來，絕對不可能就讓他停留在網路世界裡面，他必然還是要回到道場，因為他的人生是真實的，他必然要從虛擬世界回到真實，只不過那是一個平台那是一個媒介，你不能弄假為真。（訪般若 100208-73）

假設我今天設立一個網站，我當然不會所有問題在網路上解決，就是設計者的概念當中你怎麼樣引導他透過這個媒介最後還是要回到實體來，他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他必需要面對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人際之間的人跟人之間實際上在互動上的這個過程，你怎麼樣透過這個媒介去引導他進來。（訪般若 100208-77）

資訊科技應用只能作為引發動機及興趣的媒介，但是之後還必須有一條路能夠讓信眾回歸到人際互動的真實經驗，資訊科技所提供的只是一個平台與媒介，佛法的內涵與精神，還是得回到實體的道場及人群，而弘法者有責任引導信眾由科技中介的經驗中回到現實。

弘法者對於科技中介的宗教經驗有不同的看法，較年長的法華法師認為傳統寺院所提供的感官經驗是科技中介之宗教經驗所無法提供的，但是中生代與年輕一輩的般若法師與金剛法師則認為是有可能的，對於電子牌位等科技中介形式，法師們認為需要考量活動的宗旨與參與者的接受程度，他們採取需求原則，以一種較為工具導向的方式去衡量科技的使用時機。此外，法師們認為著重人際互動的實體經驗多於資訊科技中介的經驗，認為宗教經驗最終需要回歸人群與實踐。

##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佛法弘傳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弘法者應用資訊科技弘法之議題，試圖了解宗教與科技互動的現代意涵。本研究從科技的內涵、佛法弘傳與科技以及資訊科技中介之宗教經驗三個議題切入，透過質性訪談法，了解弘法者對於這三個議題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

（1）弘法者以緣起法看待資訊科技，認為它的興起與使用方式在於因緣，與工具理論的看法相近，將資訊科技視為是一種中立的工具，弘法者需要了解資訊科技並加以善用；（2）資訊科技弘傳有其便利性，例如：內容修改與資訊傳遞非常便利、提供多元的呈現方式、擺脫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但也帶來了挑戰，例如：即時性欠佳、模糊焦點與設備上高額的支

出；(3) 科技中介的宗教經驗是屬於較虛擬的宗教經驗，資訊科技提供一個接觸佛法的管道，但是最終需要引導信眾回歸實踐與人群的實體經驗。

針對研究建議來說，本研究採取少樣本的質性研究方式，在受訪者的選取上，選取同門之弘法者，因此對於佛法與弘傳的看法相近，未來研究可以選擇不同門派之弘法者，藉以了解不同佛教門派對於資訊科技的看法，此外本研究所討論之資訊科技較為廣泛，未來研究者可以鎖定某個資訊科技的使用，探討弘法者應用此科技之研究議題。就實務建議來說，雖然資訊科技與現今佛法弘傳有密切關係，但是弘法者人才中較缺乏資訊科技專長，建議未來可以從弘法者中培養科技專業人才。

## 六、參考文獻

### 中文參考資料

- 王寶珍(2009)〈自由軟體心智繪圖在佛典教學上的應用—以《心經》的教學個案為例〉，「數位學習創新與應用學術研討會」(6月19日)，高雄：高雄師範大學。
- 吳美鳳(2006)《千佛山信眾對電視弘法節目滿意度調查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高階經營碩士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 吳宛倫(2001)《宗教性節目之意義再現—以慈濟大愛劇場為例》。台北：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志強(2002)〈淺談電子佛典與知識管理〉，《佛教圖書館館訊》30。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30/30-main2.htm>)
- 星雲大師(2008)〈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下)—慧學〉，《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頁249。高雄：佛光山宗委會。
- 胡國禎(2002)〈基督信仰的宗教經驗：由宗教交談角度反省〉，《神學論集》131：8-20。
- 馬忠庚(2005)〈佛教科技觀初探〉，《山東社會科學》12：152-154。
- 聖嚴法師(2001)《聖嚴法師與科技對話》。台北：法鼓文化。
- 劉平君(2011)〈資訊社會的解構實踐：Derrida、Foucault 和 Baudrillard 的觀點〉，《資訊社會研究》20：83-108。
- 蕭竣元(2008)《數位化時代的宗教傳播：以 Blog 製作佛教虛擬寺院為例》。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
- 釋自衍(1995)〈梵語電腦輔助教學軟體介紹〉，《佛教圖書館館訊》3。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3/3-ele1.htm>)

### 英文參考資料

- Baudrillard, J. (1983). *Simulations*. New York, NY: Semiotext[e].
- Bowers, C. A. (1988).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 Understanding the non-neutrality of technology*.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Bowers, C. A. (2000). *Let them eat data*.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Ellul, J.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J. Wilkinson, Tran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Feenberg, A. (1995). "Subversive rationalization: Technology, power and democracy." In Feenberg, A. & Hannay, A. (eds.)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p. 3-22. Bloomington, I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Feenberg, A. (1999).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 Habermas, J. (1989).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Seidman, S. (ed). *Jur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A reader*.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eidegger, M.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W. Lovitt, Trans. 1<sup>st</sup> ed.).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iotard, J.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 Ong, W.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Methuen.
- Saddhatissa, H. (1971). *Buddhist ethics: Essence of Buddhism*. New York: G. Braziller.
- Seidman, I. E. (1991).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